

林清玄
作品

Lin
Qingxuan
Works

精
装
典
藏
版

灵性深处 开莲花

温一壶月光下酒

林清玄
作品

Lin
Qingxuan
Works

灵性深处 开莲花

温一壶月光下酒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灵性深处开莲花：温一壶月光下酒 / 林清玄著. --
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6.12
ISBN 978-7-5502-8824-9

I. ①灵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44255号
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

灵性深处开莲花：温一壶月光下酒

作 者：林清玄
出版统筹：新华先锋
责任编辑：刘京华 夏应鹏
特约监制：林 丽
特约编辑：朱六鹏
封面设计：郑金将
版式设计：朱明月
营销统筹：章艳芬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25千字 620毫米×889毫米 1/16 16印张

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8824-9

定价：39.8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：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自序

七年前，我刚从学校毕业，征兵的通知还没有来，我一下子落入了无所事事的空虚中。我付了每个月三百元的代价，在木栅租到了一个独立的小木屋，作为暂时栖身的处所。

那个小木屋原是农家堆积杂物的仓库，是个两层的阁楼，楼下清理后，盖成了一个简单的浴厕，门窗简陋，整日“嘶嘶”风响。楼上是我的房间，有一根粗大的木梁，高约六尺，往两边倾斜，最低的地方只有两尺高，所以每次进屋一定要弯腰弓背。全屋唯一可以站的地方是木梁下八尺长两尺宽的方寸之地。

最有趣的是，楼上楼下的交通是一个活动的木楼梯。我一回到家，就把木楼梯抽上来平放着；每有客来，再把木楼梯放下去；遇到不喜见的人就不放楼梯。这使我维持了完完整整的单独的生活。那是我住过的最烂的一间房子，木板没有一块是完好的，到处都有

蛀虫和白蚁。我每天早上的第一件工作是清扫屋内被蛀得满地都是的木头粉屑，就寝前最大的困扰是屋子被蛀得“嘎嘎”作响，不得安静。

但是我非常怀念那个木屋，也特别喜欢那时的生活方式，甚至连每夜伴着孤灯读书时的蛀虫鸣声，至今还如同响在耳际。

从小木屋的窗子望出去，是一幅农家景象：一个大池塘，一个三合院，还有几间瓦屋盖在山坡上，而临着我窗户的是一棵老木瓜树和一棵年轻的榕树。我时常坐在窗前，看那明朗青翠的景色，也时常在池塘边散步，任思绪纷飞。

我在那小小的木屋里住了将近半年，这对于后来我从事写作有决定性的影响。学生时代的我，虽然也在报章杂志上写文章，但最大的心愿却是拍电影。我认为，写一本书和拍一部电影比起来，渺小太多了。住在小木屋的时候，我时常跑到电影公司做一些零时工，希望有机会熟悉电影的环境，以便将来一展所长。可惜我每多拍一天戏就多一分对电影的失望，尤其是拍夜戏回来，因工作粗重而累得全身不能动弹，脑筋却还是清楚地转来转去时。我省觉到，目前中国电影只动身体不动脑子的环境，可能不是最适合我的。

后来的几个月，我忍痛放弃了实际的电影工作，重新开始写作，并且是专注规律地写作。每天，我把木楼梯抽到阁楼上，把窗子的破布幔垂下，依着一盏孤灯，一任心思泉涌奔泻。我拒绝了外界的生活，那三个月，一共写了近二十万字，那可以说是我迈向专业写作的重要基点。

这些年来，我虽然被生活逼得东奔西走，但从小木屋的岁月开始，几乎没有一天放下纸笔、停下写作。我感觉有一股年轻时代的热情在鼓励、支持着我。我对自己的散文有一种奇异的偏爱，因为它们常常像一面镜子，让我照见年轻时候的自己。

写散文也可以提醒我：不要低俗，不要世故，不要浑浊，不要暴躁；不要忘记少年时代的壮怀，不要忘记少年时代的理想，更不要忘记少年时代不怕挫败的勇气。

因此，我的写作重心虽几度改变，但在夜深人静之际，我仍然写着散文。这使我在忙碌的工作中得到舒解，也使我即使处在最坏的景况中还能保持一丝清明。收集在这本书里的文章，都是我在工作余暇写出来的。我觉得这是我近两年来生活改变、思想改变的一些记录。

前些天，我去木栅看我旧时居住的小木屋。它已经在岁月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连后面的池塘都被填平，盖起了公寓。我站在那里怅然良久，想起了那一段简陋的生活，也想起了这一段时间里人事的变迁。我觉得，写作是一个永恒的事业，否则，为何那段时间的作品留了下来，房屋却完全没有形迹了呢？

此刻想起匆匆逝去的时光，真如烈酒入腹，叫人血脉翻涌。三十岁应该是写大作的时候了，重翻这些旧作，真想浮一大白，大喝一声：散文小道，何足挂齿！

感谢妻子，她不但照顾我的生活，还是最好的读者和批评家，使我能时刻保持警觉的态度反省自己的作品。就文章谈文章，我觉得比起我当年的《莲花开落》、《蝴蝶无须》、《冷月钟笛》，这本集子已经大有进步了。

杜清玄

于安和路客寓

自序

卷一 港都夜雨寂寞暝

月光下的喇叭手 · 003

兵卒无河 · 013

过火 · 028

刺花 · 042

负琴盲翁 · 056

失去的港都 · 061

合欢山印象 · 066

散步去吃猪眼睛 · 081

红目莲 · 088

花籽 · 092

目
录

目录



风中的铃声 · 096

灯下 · 099

一炷香 · 101

戏耍 · 105

卷二 温一壶月光下酒

无关风月 · 109

温一壶月光下酒 · 121

一杯蜜是炼过几只蜂的 · 132

不睡之莲 · 137

一种温存犹昔 · 143

生平一瓣香 · 148

目录



云无心而出岫 · 153

两只松鼠 · 158

深香默默 · 163

寒梅着花未 · 167

明年荷花应教看 · 171

命脉 · 173

回眸 · 178

观自在菩萨 · 180

孤独的艺术 · 183

寂寞的艺术 · 188

目 录



卷三 岁月的灯火都睡了

黑白笔记 · 195

相思、苦楝、合欢 · 200

香港仔，你不要哭！ · 210

岁月的灯火都睡了 · 215

刺青 · 220

三轮车跑得快 · 230

忘情花的滋味 · 234

掀起盖头来 · 239

表情 · 243

卷一 港都夜雨寂寞暝



明年有明年的雪

明年的雾色

明年的永无休止的阳光

还有明年数不尽的生机

月光下的喇叭手

喇叭精亮的色泽也颓落成
蛇身花纹一般，斑驳的锈黄色
的音管有许多伤痕，凹凹扭扭
的；缘着喇叭上去是握着喇叭
的手，血管纠结，缘着手上去，
我便明白地看见了塞满整条街
的老人的脸。

冬夜寒凉的街心，我遇见一位喇叭手。

那时月亮很明，冷冷的月芒斜落在他的身躯上，他的影子诡异地往街边拉长出去。街很空旷，我自街口走去，他从望不见底的街头走来。我们原也会像路人一般擦身而过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那条大街竟被他孤单凉寞的影子紧紧塞满，容不得我们擦身。

霎时间，我觉得非常神秘。为什么一个平常人的影子在凌晨时仿佛一张网，塞得街都满了呢？我感到惊奇，不由自主地站定。我定定看着他缓缓步来。他的脚步凌乱颠簸，像是有点醉了，他手中提着的好像是一瓶酒。他一步一步逼近，在清冷的月光中，我看清了，

他手中提的原来是一把伸缩喇叭。

我触电般一惊。他手中的伸缩喇叭，造型像极了一条被刺伤而惊怒的眼镜蛇，它的身躯盘卷扭曲，它悲愤的两颊扁平地亢张着，好像随时要吐出“嘶——嘶——”的声音。

喇叭精亮的色泽也颓落成蛇身花纹一般，斑驳的锈黄色的音管有许多伤痕，凹凸扭扭的；缘着喇叭上去是握着喇叭的手，血管纠结；缘着手上去，我便明白地看见了塞满整条街的老人的脸。他两鬓的白在路灯下反射成点点星光。他穿着一身宝蓝色滚^①白边的制服，大盘帽缩皱地贴在他的头上，帽徽是一只振翅欲飞的老鹰——他真像一个刚打完仗的兵士，曳着一把流过许多血的军刀。

突然传来一阵汽车喇叭的声音。

汽车从我的背后驶来，强猛的光使老人不得不举起喇叭护住眼睛。他放下喇叭时才看见站在路边的我，从干扁的唇边迸出一丝善意的笑。

在凌晨的夜的小街，我们便那样相逢。

老人吐着冲天的酒气告诉我，他今天下午送完葬分到两百元，忍不住跑到小摊去灌了几瓶老酒。他说：“几天没喝酒，骨头都软了。”

① 滚（边）：一种缝纫方法，也作“缉（边）”。

他翻来翻去在裤袋中找到一张百元大钞，“再去喝两杯，老弟！”他的话语中有一种神奇的口令似的魔力。我为了争取请那一场酒费了很大的力气，最后，老人粗声地欣然答应：“就这么说定，俺陪你喝两杯，我吹首歌送你。”

我们走了很长的黑夜的道路，才找到隐没在街角的小摊。他把喇叭倒盖在满是油污的桌子上。肥胖浑圆的店主人操一口广东口音，与老人的清瘦形成很强烈的对比。

老人豪气地说：“广东、山东，俺们是半个老乡哩。”

店主惊奇地笑问，老人说：“都有个‘东’字哩！”

我在六十烛光^①的灯泡下笔直地注视着老人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竟在他平整的双眉中跳脱出来的几根特别灰白的长眉毛上，看出了一点忧郁。

十余年来，老人走上送葬的行列，用骊歌为永眠的人铺一条通往未知的道路。他用的是同一把伸缩喇叭，喇叭凹了、锈了，而在喇叭的凹锈中，不知道有多少生命被吹送了出去。老人诉说着不同的种种送葬仪式。他说到在披麻衣的人群里人与人竟会有完全不同的

① 烛光：电灯泡的功率单位，即“瓦”。

情绪时，不觉仰天笑了：“人到底免不了一死，喇叭一响，英雄豪杰都一样。”

我告诉老人，在我们乡下，送葬的喇叭手人称“罗汉脚”，他们时常蹲聚在榕树下嗑牙，等待人死的讯息。老人点点头：“能抓住罗汉的脚也不错。”然后老人感叹地认为，在中国，送葬是一式一样的，大部分人一辈子没有听过音乐演奏会，一直到死时才赢得一生努力的荣光，听一场音乐会。

“有一天我也会死，我可是听多了。”

借着几分酒意，我和老人谈起了他漂泊的过去。

老人出生在山东的一个小县城里，家里有一片望不到边的大豆田。他年幼时便在大豆田中放风筝、捉田鼠，春风吹来时，看田边绽放出嫩油油的黄色小野花，天永远蓝得透明。风雪来时，他们围在温暖的小火炉边取暖，听着戴毡帽的老祖父一遍又一遍说着永无休止的故事。他的童年里有故事，有风声，有雪景，有贴在门楣上迎接新年的红纸，有数不完的在三合屋围成的庭院中追逐的笑语……

“廿四岁那年，俺从田里劳作回家，看到一部军用卡车停在路边，两个中年汉子把我抓到车上。俺连锄头都来不及放下，害怕地哭着，